



天中书院与上蔡书院

□ 李贺建

讲堂五间,漆雕开祠五间,署为天中书院,此乃“天中书院”命名之始。此后万历、天启年间,书院多次扩建重修,藏书充盈,屋舍开阔,成为治学读书的绝佳之所。康熙二十年(公元1681年),书院遭废弃,原址改建东岳庙。

清康熙二十二年(公元1683年),熊仲龙出任汝宁知府,决定重建天中书院。著名学者、曾任浙江督学的汝南人刘元琬,撰写《熊郡伯修天中书院文》,赞熊仲龙“历任名邦,所在著声,美政洋溢,难更仆数”,尤以“培养斯文为己任”。熊仲龙到汝南后,见文化机构屋宇破败,便逐步整修:先自捐俸禄修缮文庙,使其焕然一新;又念及青年学子需良好就学之所,便四处察看,寻得城北三里,“许家岭,盘结为平原旷野。南对郡城汝水环绕漾漾,鹅鸭池一带,长堤横坦厥面,西眺乐峰,东抚滩甸,最佳地也”。“前辟大门三楹,中建讲堂,后为文昌楼,楼前对起长廊一十八间,各设户牖。西北隅有书斋三楹。”新建的天中书院规模恢宏、布局合理,妥善安排了学子的读书、休息、就餐之所,且注重屋宇采光。书院延请中原著名学者主持工作,豫南十多具有才华的学子赴此求学。熊仲龙工作闲暇时,常带领僚属到书院视察,鼓励学员发奋读书。学员感激奋发,日夜苦读,如坐春风化雨之中,文章品德皆迅猛提升。

从笃志书院到天中书院,院址历经两次迁移。书院房舍安排中,先前皆有漆雕开祠。漆雕开究竟何许人也?缘何在书院中居如此显要位置?漆雕开,字子开,春秋时期蔡国(今上蔡)人,孔子弟子,孔门七十二贤之一,以德行著称,漆雕氏之儒创始人。他潜心研习《尚书》,淡泊功名,以“吾斯之未能信”婉拒出仕邀约,后不幸离世。3年后,他的同窗好友子路在卫国做了官,时时不忘老师殉难之事,便奏于国君,追封漆雕开。现存的漆雕开墓位于上蔡县华陂镇集北。

唐代开元二十七年(公元739年)追封漆雕开为“滕伯”,宋大中祥符二年(公元1009年)加封“平舆侯”,明嘉靖九年(公元1530年)改称“先贤漆雕子”。韩非子将其学列为儒家八派之一,学派核心思想载于《漆雕子》一书。

岁月更迭,天中书院历经多次修缮增补。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,巡抚熊兆祥重修前堂;同治元年(公元1862年),知府葛月樵捐置地五顷,知县黄东屏捐修器具、增加膏火,一时学员甚多;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,知县鞠建昌予以整顿。清末废科举、立学校,民国时改为第一高级小学。民国十七年(公元1928年),校长张醒周迁校于城内清戒寺,书院就此废止。

汝南自古文风蔚然,人才济济,明清之际,官府和私人共设书院8所,除天中书院外,包括汝南书院、正中书院、新建书院、南湖书院、韩溪书院、南陵书院、金乡书院。这些书院在明清之际成为汝南一带文化发展的基地,其中天中书院历时近400年,培养人才难以计数。时至今日,书院虽不复旧貌,但仍是汝南文化精神地标,游客寻访旧址、凭吊先贤,在岁月遗存中感悟千年书香。

上蔡书院:古蔡文脉的核心载体

上蔡书院的根源可追溯至北宋学者谢良佐的读书处。

谢良佐生于北宋上蔡,师从程颢、程颐两位理学大家,号称“程门四先生”之一,人称上蔡先生。谢良佐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发展程朱理学,他创立上蔡学派,在程朱理学的发展中充当着桥梁作用。为什么谢良佐能有这么大的成就?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吃得别人吃不了的苦,还有就是他对待学问非常的虔诚和谦虚。29岁时,他在学问上已有不小的成就,在去向程颢请教的时候,程颢对待谢良佐很恭敬,待以客人之礼。但是谢良佐正色道:“我是来向先生拜师问学的,甘愿做先生的弟子,不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。”

不得已程颢将他安排在一个小屋子里居住,那间小屋非常简陋,四面墙壁透风。谢良佐去的时候正值冬天,大雪纷飞。他坚持了下来,在1个多月的时间学到了很多。谢良佐对湖湘学派尤其是对创始人胡安国的影响甚大,正如黄宗羲所说:“先生(指胡安国)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。”朱熹称谢良佐:“上蔡高迈卓绝宏肆,善开发人。”他认为谢良佐“以生意论仁,以实理论诚,以常惺惺论敬,以求是论穷理其命意皆精当”。北宋元丰

八年(公元1085年),谢良佐进士及第,中进士后,曾任河南澠池、湖北应城知县。

北宋建中靖国元年,谢良佐被人推荐,受到宋徽宗的召见,被派往书局任职,后又斥为管库,监管京西竹场。北宋崇宁二年(公元1103年),谢良佐逝世,终年54岁。谥号“文肃”,清道光年间从祀孔庙。

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说“程门高弟,予窃祭为第一”“上蔡国朱子之先河也”,谢良佐被尊为一代宗师。

谢良佐的许多修身名言被后人奉为“座右铭”,如“人须先立志,立志则有根本”,“莫为英雄之态,而有大人之器,莫为一身之谋,而有天下之志,莫为终生之计,而有后世之虑”等。

南宋时期,为纪念谢良佐,后人把他在上蔡读书的地方改建为谢显道祠。宋元时期,在原址上正式建立书院,自此开启了上蔡书院长达数百年的教育传奇。

上蔡书院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,它历经多次战火与重建。明正统五年,知县贺威重建为祠;成化十年,提学金事吴伯通重修;弘治十一年,知府张子麟增建讲堂并改名为道书院;嘉靖、万历年间,又有知县不断增建书舍、修建祠舍。明末,书院毁于战火,但清顺治、康熙年间,在历任知县的努力下,书院得以重建并迁至西门内路北。新建的上蔡书院规模宏大,建有讲堂、教养堂、敬业堂等共63间,亭台楼阁,松柏掩映,占地20多亩。

清代,上蔡书院拥有外垦地十五顷作为学田,岁收菽麦三百石,为书院的运营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。在行政管理上,上蔡书院与河南其他书院相互协作,共同构建了河南的书院网络。在这样优越的办学条件下,上蔡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。自康熙二十九年(公元1692年)至光绪二十八年,书院培养诸生数千人,考取进士7人、文举34人、武举22人、贡生300多名,程元章、杨正修等名士皆出自于此。

令人称奇的是,远在千里之外的台州,也有一个上蔡书院,这是台州历史上可查的最早官办书院。当地还建立了谢良佐的祠堂。

回顾上蔡书院的历史,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贤的功德,更是为了汲取其中的智慧和力量,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③

盘古兄妹滚石磨成婚,繁衍后代之地,就在今天泌阳县城南30里地的盘古山。

盘古山,地处伏牛——大别山系中段桐柏山北麓,隶属泌阳县盘古乡。主峰海拔459米,浅山丘陵,众星拱月般环峙盘古山周围,这里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,四季分明,土地肥薄兼有,适宜人类生存。

至此,盘古夫妻开始了原始耕作生活。生下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丑陋的肉疙瘩。盘古夫妻伤心地把他埋在了后山。又到十月临盆,心怀忐忑的盘古妻生下的仍是肉疙瘩。心情沮丧的盘古,用柴刀划开肉疙瘩,要一探究竟:到底此为何物?此时,不可思议的事情呈现在了盘古面前,一群白胖小女围着盘古闹爹要娘。盘古喜出望外,但妻曾两生怪胎负气出走,盘古一路小跑找回妻子。夫妻二人细数一群幼女,正好百个,用称一称,个个都是十斤,总重正好千斤,于是便有了后来对女儿“千金”的称呼。

这时,盘古后悔头一年不该埋掉那肉疙瘩。也是出于好奇,盘古扒开一看,竟然完好如初,里面竟是百个活蹦乱跳的男孩。

有了男女后代,一大家人,其乐融融。男人耕作、采石、种树各司其职,职业成为他们的姓氏,便有了百个男人所形成百个家庭的百家姓。

因盘古在此繁衍人类有功,玉帝为了人的温饱,为此地降三场春雨,每遇干旱,及时雨悄悄降落,无论多大旱灾,这里的庄稼从没绝收过。

盘古山地域不大,东临大磨村,西接凤山,南连猴山,北至百神庙。有了百男百女,人类繁衍呈几何数攀升,多数都散布四面八方去了。于是,大江南北,东至沿海,西至大漠,跨洋过海,散布在适宜居住的世界各地。

留守盘古山周边居民,对远去的人们,常常是思之切,念之频。从古至今,每次有来人,无论远近,也无论生疏,也无论人种肤色,更不管对方是否听得懂,一概充满亲情的第一句问候话就是回来了。这简单的问候,意思是,来者回到了人类繁衍的原始地,无论多远,都是一家人,你到这里来,可不是别的地方,而是归了根。这种敞开心怀,包容心态,形成的简单问候,所释放出来的亲和力,打消了来者的顾虑。

是啊,人类在泌阳诞生,文明从这里起始,不管走到哪里,这里永远是人类最初的家园。不管来自何方,到了泌阳就是“回来了”,就是“回家了”。

千百年来,一句“回来了”的问候,一个称夫妻为“姊妹俩”的说法,成为了泌阳独特文化符号。

除沿袭下来的人文传说,以及风调雨顺的自然恩赐外,有关盘古传说、甚至“实物”都俯拾皆是,这就是盘古老家千百年来屡传不衰的盘古文化。

盘古是一个远古历史传说,但这个地域,倒是确实存在,并得到史证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:“泌阳故城,城南有蔡水,出盘古山,亦曰盘古川,西北流注于泌水”。

作为传说的盘古,最早记载是三国徐整的《五运历年记》:“天气蒙鸿,萌芽兹始,遂分天地,肇立乾坤,启阴感阳,分布元气,乃孕中和,是为人也。首生盘古,垂死化身;气成风云,声为雷霆,左眼为日,右眼为月,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,血液为江河,筋脉为地里,肌肉为田土,发髭为星辰,皮毛为草木,齿骨为金石,精髓为珠玉,汗流为雨泽,身之诸虫,因风所感,化为黎氓。”

史书盘古的大气象,确实雄伟万能,但与民间传说相比,与人们心里盘古形象则是迥异,主要是缺少人文色彩。泌阳口头传承的盘古,是饮食人间烟火的英雄,是远古祖先。祖先的文明智慧、勇敢无畏、战天斗地、艰苦创业、自强不息精神,是传说的核心所在。

盘古文化的代代相传,就是在这样情况下,走出泌阳,走出河南,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的。盘古的传说,让后来者看到了远古社会图腾、祖先文化足迹,以及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预测的艰辛。

盘古出于盘古山的最早传说,始于何时难以考证,但作为实物的盘古庙,多方资料显示,在五代时期就有建庙立碑的史证。如今的盘古庙,气势恢宏的大殿里,彩塑盘古先祖,目光炯炯,气度祥和,观瞻令人起敬。农历三月初三,是到盘古庙祭拜的最佳时间。朝拜盘古,已有多年历史,每年这段时间,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盘古山赶庙会,祭拜盘古兄妹,以表达对盘古先祖的感激之情。

泌阳对盘古文化的传承,非一时一人一地之功,而是有悠久时间跨度,从古至今;泌阳男女老少都会说几个盘古故事,并以到过盘古山,会讲盘古故事为荣;覆盖面涉及泌阳周边多个县、市;与盘古有关地点“实物”更是数不胜数。基于如此众多信息,引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,2005年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考察团,到泌阳实地考察,经多方论证,得出一致结论:盘古在泌阳的神话传说根深蒂固,源远流长,最终命名泌阳县为“中国盘古圣地”。至此,盘古圣地成了泌阳文化名片。

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里早就说过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对于泌阳盘古山而言,何止是仙?是源,是根。漫步在具有灵气的盘古山上,在享受灵山秀水的同时我感慨万千:老家泌阳与盘古传说成为我的骄傲。⑤3

寻根盘古圣地 触摸远古文明

□ 郭良正



策划:郑刚 张丽敏 统筹:郭建光 新闻热线:19139522917

济民桥的传说

□ 朱晓吾

汝河自古水波浩淼,春秋时节波涌连天,过往行人常因渡河艰难望河兴叹。明成化十九年,知府钱铖见百姓涉水之苦,决意修桥济民,初建木桥,奈何汛期屡毁屡建,终成百姓心病。

隆庆四年,新任知府陈廷光立志根治水患,召集石匠共商大计。老石匠王翁年近七旬,携祖传图谱献策:“汝河底软石坚,非五孔拱不可固,当以青条石砌筑,分水尖卸水势,雕刻饰镇河灵。”陈知府深以为然,即刻捐俸银,召千名石匠,征百车青石,于

东关渡口破土动工。

建桥之难,难在基石。汝河淤泥深数丈,打桩数次皆被洪水冲毁。王翁率弟子夜宿河边,苦思对策。深挖河床百丈,以糯米石灰浆嵌石,终筑成稳固桥基。

桥成之日,恰逢大雨。洪水冲至桥墩,分水尖如利刃破浪,桥身纹丝不动。百姓欢呼雀跃,陈知府亲题“济民桥”三字镌于中孔,寓意“桥通四海,泽被万民”。

万历年间,桥成三年,逢战乱。叛军攻城,欲拆桥运兵。李将军率士

兵死守,誓护桥民安。激战中,一箭射向中孔石狮,箭至半途竟反弹而去,射碎叛军旗帜。李将军大呼:“河神护桥!”士兵士气大振,终将叛军击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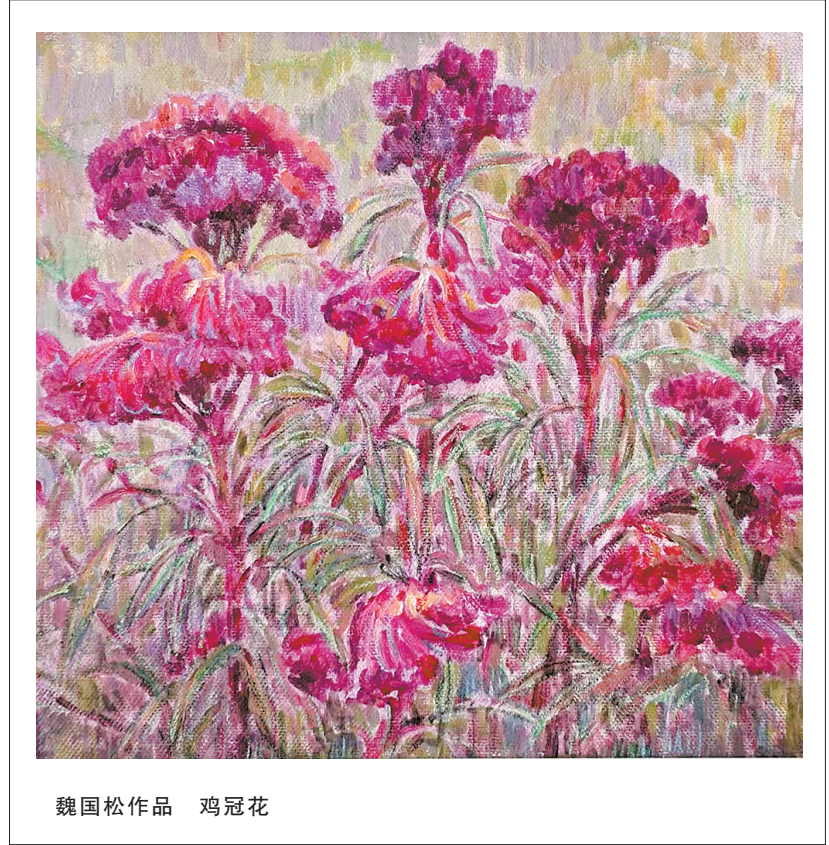
清顺治年间,济民桥年久失修。百姓自发捐钱捐物,知府高昇辰主持重修。重修时,工匠在中孔下发现一块青石,上刻“济民桥”。

岁月流转,济民桥屡毁屡修,却始终屹立在汝河之上。它五孔拱,长五十五米,宽七米三,高逾十二米,桥面青条石漫砌,望柱二十六

根,柱头桃柳相映,栏板雕花鸟鱼虫、瑞兽祥云,分水兽昂首镇水,尽显明代桥梁技艺与艺术之美。

1986年,济民桥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;2019年,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如今,漫步桥上,青苔覆石,纹路依旧,每一块青石都镌刻着汝南沧桑,每一根望柱都诉说着为民初心。

济民桥,桥名济民,魂系万民。它不仅是横跨汝河的通途,更是汝南人民智慧与仁心的丰碑,将继续跋涉千古,续写惠民新篇章。⑤3



魏国松作品 鸡冠花